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第五十四回 顯神通戲耍雷鳴 捨妙藥義救王忠

話說濟公在樓下一答，樓上華雲龍是驚弓之鳥，賊人膽虛，一縱身跳出樓窗，竟自逃走。陳亮一聽，說：“二哥你看如何？我說不叫你說，你看來了！”雷鳴伸手拉刀，奔到樓門，往下一看，見和尚衣服襤褸不堪，長著二寸多長的短頭髮，一臉的油泥，登樓梯正要上樓。雷鳴舉起刀來，打算和尚一上來，用刀將和尚劈下去。和尚一抬頭，早瞧見他，用手一指，口唸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咪吽！”用定神法把雷鳴定住。濟公上得樓來，由雷鳴旁邊過去。陳亮一見，趕緊行禮說：“師父，一向可好？”和尚一瞧，說：“亮兒，你在這裏，好呀！”陳亮說：“弟子在此等候多時，師父你來喝酒罷！”和尚過來坐下，陳亮斟了一盃酒，和尚端起來就喝，陳亮過來說：“師父，慈悲慈悲罷！把定神法撤了罷！要是有人看見，成甚麼樣子？”和尚搖頭。

正在這番光景，祇聽樓下一聲“哎呀！咕嚕嚕，嘩啦啦，撲咚撲咚”，原來是跑堂的拿油盤托著菜，心中想，“樓上這三位大爺很富豪，要好好伺候，必多得酒錢。”拿著菜剛一上樓梯，猛抬頭一看，見這位藍臉紅須，舉著刀像欲殺人的樣子，跑堂的一嚇，手腳一軟，油盤也打了，他也翻身栽倒，滾下樓梯。上面陳亮聽見，又求師父說：“師父，你快把定神法撤了罷！叫人瞧見，實不是樣子。”濟公說：“便宜他。”用手一指，“你過來罷！”雷鳴這纔能轉動，方纔心中明白，心中說：“這個和尚可不好惹，我先把刀還入鞘內，我再算計他。我過去嘴裏跟他說好話，跟他坐在一處，冷不防給他一刀，把他殺了，就算給我華二哥報了仇，叫他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”想罷，過來跪倒，給濟公磕頭說：“師父，你老人家既是我拜弟陳亮的師父，如同我師父一樣，方纔我一時間蒙昧無知，求你老人家恕罪。”陳亮一看，心中甚為歡喜，想：“我二哥倒是好人，知過必改。”陳亮這纔說：“師父，我二哥知錯認錯，你老人家看在我的面上，饒了他罷！”和尚說：“你起來罷！”雷鳴站起來，就坐在和尚這條板凳上，和尚站起來，就躲到那邊去了。陳亮說：“師父為甚麼躲開？”和尚說：“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，冷不防一刀，不是玩的。”嚇的雷鳴心中一驚。陳亮說：“師父，祇管放心！我二哥是個粗魯的人，他也絕不敢跟師父無禮。”和尚說：“我也知道。”

正說著話，跑堂的上來，向雷鳴說：“大爺，我怎麼得罪你了？你拿刀要砍我。嚇得我摔下樓去，摔了四個盤子，糟踏了四碟菜。”雷鳴說：“不要緊，回頭我照數賠你錢。我是聽見樓下有我的仇人說話，我拉刀要下樓，並不是恨你。”把這件事也就遮過了。再一看和尚，祇顧跟陳亮說話，也不往這邊瞧。雷鳴冷不防拉出刀來要刺和尚，和尚用手一指，又把雷鳴定住。和尚拍桌子大嚷：“好賊人，你要謀害和尚！二位班頭快拿賊，賊在樓上呢！”下面雅座眾人都聽了，柴元祿、杜振英說：“二位達官幫個忙，賊在樓上哩。”二位班頭拿著鐵尺，躡出雅座，直奔樓梯。陳孝沒兵刃，抄起一把鐵銃，楊猛本是渾人，也沒有兵刃，他出來一看，正見掌灶的掌通條通火，楊猛跑過去一個嘴巴，把掌灶的打了一個筋斗，奪過鐵通條就跑，也奔樓梯上來。樓下眾酒飯客，嚇的一陣大亂。二位班頭同楊猛、陳孝上樓，見和尚那裏坐著，旁邊一位白臉俊品人物，一位藍臉紅須，瞪著眼拿著刀，跑堂的在旁邊站著，別無他人。

柴頭說：“聖僧，賊在哪裏？”和尚說：“我一嚷，賊即跑了，這是我兩個徒弟。二位班頭過來，我給你們引見。”用手一指陳亮，說：“這是我徒弟亮兒。”柴頭說：“亮爺。”陳亮說：“我姓陳。”柴頭說：“原來是陳亮爺。”和尚又一指雷鳴，和尚說：“這也是我徒弟鳴兒。”雷鳴此時也能動轉，說的心裏直跳，二位班頭過來說：“鳴爺。”雷鳴說：“我姓雷。”二位班頭說：“雷鳴爺。”和尚又給二位班頭引見了。和尚說：“你們四位下去，在雅座等我。”四個人無法，轉身下樓。剛一下樓，掌灶的過來把楊猛攔住說：“這位大爺，我又沒有惹你，你把我的通條搶去，一個嘴巴，把我的牙給你打落了。”陳孝過去給人家賠罪，說了許多好話，這纔四個人回雅座去。

雷鳴見四個人下了樓，把刀還入鞘內，心說：“這個和尚可不好惹，我明著不行，暗著結果他的性命。”站起來答訕著下了樓。來到下面，問：“跑堂的，我們上面吃了多少錢？連雅座的飯帳，及方纔你摔的傢伙，一共多少錢？”堂官到櫃上算清了，雷鳴拿出銀子來給了，又要了一個酒瓶子，叫夥計給包上兩祇熏雞子，說：“我們回頭帶著喝。”夥計到櫃上要了一個瓶子，打了一瓶酒，將熏雞子包好，交與雷鳴。雷鳴掏出一包蒙汗藥來，放在酒內。

書中交待：這蒙汗藥可不是雷鳴自己配的。原本是雷鳴由鎮江府來，走在道路上碰見一個人，姓劉名鳳，外號叫單刀劉鳳，原先在綠林中當小夥計，也伺候過雷鳴、陳亮。因為他好賭，胡作非為，把他辭了，有二年多沒見。這天碰見雷鳴，劉鳳穿著一身華美的衣服，騎著一匹馬。一見雷鳴，趕緊翻身下馬，過來行禮。雷鳴說：“劉鳳你此時在哪裏？作何生理？”劉鳳說：“我現在開了一座黑店，遇有孤客行囊多，住下我就把他害了。我今是到慈雲觀去，買了十兩蒙汗藥。”雷鳴說：“你這十兩蒙汗藥，能害多少人？”劉鳳說：“能害一百人。”雷鳴說：“拿來我瞧瞧。”劉鳳由兜裏掏出來遞給雷鳴，雷鳴說：“你瞧有人來了！”劉鳳一回頭，雷鳴一刀，將劉鳳結果了，把屍骸捺到山洞之內，帶藥逃走。今天把藥掏出來，放在酒瓶之內，立刻上樓見濟公說：“師父，我有一事不明，要你老人家指教。我看這樓上人煙太多，說話多有不便，請師父跟我到後面無人之處細談。”陳亮叫人來算飯錢，濟公說：“不用算，早有人給了，咱們走罷。”

三人下樓，和尚向雷鳴說：“拿著咱們那些東西再走。”雷鳴答應，帶著酒瓶熏雞，出了會英樓，一直往北走，到了村口外一二里之遙，前面有一松樹林，倒也清雅，當一塊墳地，內有白石桌一塊，三人到石桌旁邊，把酒放下，雷鳴說：“師父，我請教你老人家，不為別故，我要問你一件事，你老人家是出家人，不應管在家之事。華雲龍雖說是賊人，偷的是秦相府，又未上你老人家廟中偷了圍桌偏衫五供，何必師父多管？”濟公說：“這話不對，我和尚要不然也不拿他。他不應往我們廟中去，鬧到不堪。”陳亮說：“師父，他並未往你們廟中去呀！”和尚說：“沒往我們廟中，他可往尼姑庵中去了，毀壞佛門靜地，我故此拿他。”雷鳴說：“師父不要提那些閑話，我這裏給你老人家預備有酒，你老人家喝酒罷！”和尚拿過來一瞧，又放下，雷鳴就把熏雞打開說：“師父吃菜罷。”濟公說：“這酒我不能喝，主不吃，客不飲。陳亮你先喝。”陳亮拿起來就要吃，雷鳴一把手給奪過來，說：“這是給師父預備的，你不要搶。”陳亮也不知其中緣故，就說：“師父喝罷！”濟公接過酒瓶子來說：“陳亮，你可是我徒弟，我是你師父，師徒情如父子。我要叫人害了，你怎麼樣？”陳亮說：“我必要與你老人家報仇。”和尚說：“你所說這話當真？”陳亮說：“那是一定。”和尚又連說數遍，陳亮說：“師父太煩絮了，你老人家祇管放心，真有人害你，我必要給你報仇。”濟公說：“就是。”拿起酒瓶子晃了晃，連喝了十數口，和尚翻身栽倒，雷鳴哈哈大笑。

不知濟公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